

記錄小說家論記錄小說

Martin L. Gross原著 · 景翔譯

曾經有人說過亞瑟·海雷 (Arthur Hailey) 的作品，在人物性格描寫特出，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和對話寫得精彩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故事發生的場景，在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例如「大飯店」中的那家位於紐奧連的大飯店，「國際機場」中的機場，「輪影生人」中的汽車廠，以及「錢莊風雲」裏的銀行等等。這些都得力於他在寫作之前所作詳細研究，和資料蒐集的工作。

本文譯自「書摘雜誌」四月號的「作家訪問」專欄。訪問者是「書摘雜誌」的編者馬丁·格羅斯 (Martin L. Gross)。訪問的地點是在巴哈馬羣島，海雷的私宅中。根據內容來看，很可能是在一九七五年秋冬所作的訪問。

Gross：你作爲一個暢銷書作家真正大爲成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Hailey：是從我住在多倫多的時候，我寫了「大飯店」(Hotel)那本書，雙日出版公司很喜歡，可是那些讀書俱樂部都不欣賞。我的經紀人梅薇·邵世蓋太太(Mrs. Marve Southgate)也看了。我說：「這大概不成吧，是不是？」她說：「嗯，我看是不成。」於是我跟她說我要回去寫電視劇本。

就在我們等着「大飯店」出版的時候，我寫了三頁以機場爲背景的小說故事大綱。我永遠忘不了雙日出版公司對我表示的信心，他們答應讓我預支一部份版稅去寫「國際機場」(Airport)那本書。和現在比起來，我想

當時的那筆錢爲數很少，可是也很够讓我一家人生活得很舒服的過了三年，也就是我寫那本書所要花費的時間。

G：他們對那份故事大綱喜歡到那種程度嗎？

H：當時那還只是一個概念。每次我完成一本書，總容易覺得有點消沉。我並不認爲「大飯店」能暢銷，可是雙日出版公司就從來沒有懷疑過這本書能大獲成功。

G：「大飯店」後來怎麼樣？

H：書還沒出版，華納電影公司就買了電影攝製權。突然之間那些讀書俱樂部也都改變了他們的看法，那本書成爲「文學協會」(Literary Guild)的推荐小說，讀者文摘也做了書摘。

G：你爲什麼對「大飯店」

抱悲觀態度呢？

H：原因之一是那本書寫完時，正是甘迺迪總統被刺的時候。我在書裏談到些民權問題：說到一位黑人牙醫被紐奧連一家大飯店趕出門去。後來詹森當了總統，民權法案獲得通過，所以就不會再有那種事了。不過，好像並沒有那個挑剔這點。「大飯店」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單，在榜上達一年之久。後來「國際機場」出版了，他們告訴我說從來沒有哪本書那麼快就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單。

G：「大飯店」和「國際機場」是不是你最成功的兩本書？

H：到目前爲止，「錢莊風雲」(The Moneychangers)已經超過了那兩本書。

G：一共賣了多少本？

H：照我最近收到版稅的記錄來看，「國際機場」的平裝本賣了五百一十萬冊。可是「錢莊風雲」在今年三月出版之後，單一個月裏就賣掉了兩百五十萬冊。在改編成電視劇上映前的最後銷售數字是四百一十萬冊。所以這本書賣得更快。

G：你的書是不是每本都被「每月一書俱樂部」選為推荐小說了？

H：奇怪的是，一本也沒被選上過。原因很簡單，每次我寫完一本書，我就交給雙日出版公司，由他們送給各讀書俱樂部。「每月一書俱樂部」是個委員會組織，決定一件事要花上好幾個禮拜。「文學協會」每次都馬上來和我們談我們能接受的條件。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文學協會」

的推荐書。

G：由誰替你談判呢？

H：我目前沒有這樣一位談判代表，因為我已經簽了合約。

G：你的經紀人是誰？

H：是梅薇·邵世蓋太太，她在三年多以前過世了。她在格林威治村有間公司，到她臨終時，我想好像她只有我這樣一個當事人，她是個很好的女人，和我在一九五六年認得，就以她對我的信心為基礎，開始了她那間小公司。我把所有的事都交給她去處理，我們之間的關係處得極好。

G：電影攝製權的問題呢？

H：由西海岸的史瓊生（H. N. Swanson）負責電影和電視版權的事。

G：你的作品裏有多少賣了電影版權的？

H：「錢莊風雲」是我作品中賣了電影電視版權的第七部。我真正覺得拍得好的只有「國際機場」和「錢莊風雲」這兩部。到目前為止，只有「輪影人生」（*Wheels*）還沒有改編成電影。可是因為「錢莊風雲」的成功，現在又有人有興趣拍「輪影人生」了——也許製作成小型電視連續劇。

G：你為什麼把「錢莊風雲」賣給電視公司，而沒有像「國際機場」那樣拍成電影呢？

H：「錢莊風雲」還沒出版之前，「國際機場」那部電影的製片羅斯·亨特就看了稿子。派拉蒙電影公司和國家廣播公司問亨特願不願意把「錢莊風雲」買下來，拍成六個半小時的電視影片。我內人和我討論過後，都表

示反對。後來他們一直不斷地再來找我們，條件越來越好，而我想起羅斯把「國際機場」拍得很好，我很喜歡。我是個會說故事的人，羅斯也是一樣，所以我就答應了他。

G：這種新形式的小型電視連續劇和電影比起來，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嗎？

H：有的。有六個半小時，就可以把整本書都用進去了，而像「國際機場」，拍成電影時要刪除一些情節。而且電視觀眾多得太多了，艾文·蕭（Irvin Shaw）的「富人·窮人」（*Rich Man, Poor Man*）就是這種情形。我聽說結果他的書銷了三、四百萬冊；「錢莊風雲」的情形完全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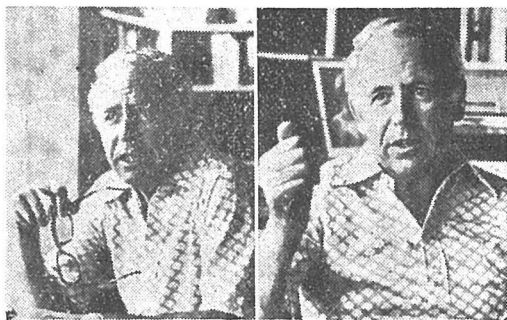
G：拍成電視連續劇也有什

麼特別的壞處嗎？

H：缺點就在廣告把故事隔得四分五裂。

G：在財務上來說呢？

H：錢上面我的收入和改編成電影差不多。



G：這是不是一種新起的現象：在採用暢銷書上，電視直接和電影競爭？

H：一點也不錯，該謝天謝地的是電視公司警匪故事的題材漸漸用光了。

G：你說你是個說故事的。在文學上，你對自己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H：我根本不去試。誰知道五十年之後誰能被讀者記得，誰不能？我認為隨着時間過去，那些在「紐約時報書評雜誌」和其他地方寫些深入探討文章的人所作的批判，也就一文不值了。

G：你認為小說寫作在像阿普戴克（John Updike）那樣的人，和像你這樣說故事的人之間，有什麼不同嗎？

H：我不大分析我自己的作

品。我和我的兒女說過，如果我墓上要立墓碑，現在是沒人搞這一套了，我的墓碑上只要寫「他是個說故事的人」。我寫作的時候，也一直記住這一點。我在世界各地都發現，不論是看書或看電影，一般人要的都是故事情節。

我知道有很多作家在文字技巧和風格上比我好得多。你提到阿普戴克，我昨天剛在「紐約客」雜誌上看到他的一篇短篇小說，非常精采而令人感動。可是我覺得阿普戴克還可以在情節上下點功夫。每個人都有長處和弱點；我知道在風格方面，有很多作家比我好得太多，可是在故事情節上，我却是一等一的好手。

G：你的寫作過程怎麼樣？

H：每本書開始都有一段研究和蒐集資料的時間，大約為期



亞瑟·海雷在接受記者格羅斯訪問時的五種表情。

一年，在這一年當中我會到各處去。首先我要決定題材——這種取決部份靠直覺，部份是要判斷四年後什麼是最熱門的題材。在選定題材之後，我就開始研究背景資料。

G：你為什麼選了銀行業務的題材來寫「錢莊風雲」呢？

H：我之所以想到要寫有關銀行和金錢的小說，有幾個原因。我覺得這個題材正合時。我認為我們一直，就是目前也正生活在一個財政金融上很混亂的時代裏。

G：為「錢莊風雲」所作的研究工作是怎么做的？

H：我不能告訴我去過那些銀行蒐集資料，因為一部份是機密。我在這方面認得一些人，他們又另外給我介紹了一些人。

我的研究工作就像是在池塘裏丟下一塊石頭：我就跟着漣漪向外擴散。

G：和你談過的那些銀行家不怕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在小說裏會用得對他們不利嗎？

H：銀行方面認為：他反正是要寫這本書的，還不如由我們讓他看看我們的觀點。在這本書出版之後，銀行界並沒有人批評，倒是很叫好。他們唯一覺得不高興的是我批評了銀行信用卡，我認為那也算通貨膨脹的一種。我正好覺得這種很輕易就能欠下的債款，在社會各個階層——政府，公司或個人——都是我們這一時代中一件很不道德的事。

G：在你訪問別人時記不記筆記？

H：通常都不記。一般人在

只是和對方談話的時候都要輕鬆得多。就連錄音機也會讓人不肯暢所欲言，如果有人告訴你什麼機密性的事情，大概再沒有什麼比看到記事本和鉛筆更讓他住嘴住得快的了。

G：你完全靠你的記憶嗎？

H：是的，到相當一個程度。不過我訪問一做完，就儘快記下來。

G：你在那裏做這件事呢？

H：隨便什麼地方，能寫字就行。我可能就靠在走廊的牆上，坐在車子裏，甚至到廁所去坐一陣子。這一天我就只很快地記下這一點點筆記，等到了晚上，我再口授錄音，好由別人整理出來。

G：在蒐集寫作「錢莊風雲」資料的時候，你是不是也去訪

問了些國外的銀行？

H：是的，我一共去過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十二家銀行。其中我在四家銀行耽了一個月。他們非常合作。然後我去了歐洲。我對瑞士銀行的情形相當了解，我在那裏蒐集了很多基本資料，然後去了倫敦。不過故事的主線還是在北美洲。

G：資料蒐集好之後，你下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H：我回家去花六個月的時間來計畫安排。我把資料按各種主題分門別類歸檔。然後很仔細地看過所有資料，開始構思場景和人物。這時候我對主題已經有了一個一般的概念，再把一些枝節的故事編織進故事主線裏去。

G：你這種方法好像是非小說作家所常用的，只不過你寫出

來的是小說。

H：我想這話倒是真的。在寫作的時候，我寫幾個大綱，通常都會拿給雙日出版公司的編輯看過。那些編輯的反應都超人一等，而我內人也成了個很好的編輯。她是位雜誌作家，現在她自己也在寫一本書。我已經學會了尊重她的判斷。

等到六個月終了，大概寫過三四份大綱後，就可以定稿了。我目前正在寫的一本小說，大綱長達三十九頁，還有很多附錄。

G：你手邊正在寫的這本書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內容是說些什麼呢？

H：如果我肯下苦功，而一切又很順利的話，大約可以在一九七七年年底完成，也就是說可以在一九七八年秋天正式出版。

我過去常常隨便談我要寫的題材，結果出了一次很糟糕的事。

那次我是在芝加哥接受一位女記者的訪問。在我們很開心地吃過午飯之後，我以為訪問已經結束了。她的先生是一位銀行家，所以我開始告訴她我書裏寫的是什麼樣的故事。第二天報上就登出了我新書「錢莊風雲」的「本事」，那本書距離完成的階段還遠得很哩。我倒不是在批評那位女記者；她是在盡忠職守，而我自己早該想到這些事才對。

雙日出版公司對這件事很不高興。我的經紀人說得更簡單明瞭。她說：「寶貝，你得把拉鏈拉上。」所以現在我不說了。

G：在民航界的人對「國際機場」的反應如何？

H：他們並沒有因而感到不

高興。可是「輪影人生」就不同了。在底特律的那些人對「輪影人生」很不高興，一共有兩個原因。

第一件讓汽車製造界的人不高興的是我描寫了汽車裝配線工作的單調。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是第一個到處宣傳，說禮拜一和禮拜五裝配出來的車，因為缺席的工人太多而比較差的人。

在「輪影人生」裏，我提到底特律各汽車公司經理級人員自己的車都是在禮拜二、三、四裝配的，這話一點不假。在「輪影人生」出版之後，我聽說在北美洲找不到一個汽車經銷商肯承認店裏有禮拜一和禮拜五裝配的車。甚至於在「華爾街日報」還有幅以這件事為題材的漫畫。

G：你還記不記得為「國際

機場」做過什麼樣的研究工作？

H：我去過好幾個機場。這件事情上沒什麼要保密的，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芝加哥的奧哈拉機場和紐約的甘迺迪機場。有關噪音問題和機場附近居民的情節是以洛杉磯的情形為基礎寫的，大風雪的場景來自甘迺迪機場。我還記得寫有關大風雪那一段時，甘迺迪機場應付風雪的計畫資料攤了我一桌。整個機場的背景是以奧哈拉機場為藍本。

G：好些作家現在都在寫所謂的「記錄小說」(Documentary Fiction)，也有人稱之為「實錄小說」(Faction)，你對這個名稱有什麼看法？

H：據我所知，發明「實錄小說」這個詞的是雙日出版公司的肯·麥克科密克(Ken Mc-

Cormick)。以前我聽到這個名稱就覺得難過，因為這是個難種名稱，一個很惡劣的名稱。不過我想也和別的名稱一樣可以形容得很清楚。像楚曼·卡波第(Truman Capote)創出另外一個名稱「非故事體小說」(nonfiction novel)來稱呼他的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

G：你想還有誰用和你的方法相似的方法在寫作？

H：由我來說這個不免有點放肆。我想里昂·尤瑞斯(Leon Uris)在我之前很早就在用這種方法了——比方說，他的「出埃及記」(*Exodus*)。是他開始用一個字做書名的。

G：你想這種觀念最原始的起源是什麼？

H：我想最好的例子是狄更

司。他根據當時的人物和制度來寫小說。

G：這一類的書會受歡迎，有沒有特殊的社會學或心理學上的原因？

H：我想這有兩點。一點是我先前說過的：讀者渴望能有故事情節。另一點是一般人都希望能看到那些在某些方面說來，是很熟悉的，在某些方面說來又不很熟悉的題材的另外一面。

在我告訴別人說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機場的小說時，我有些朋友說：「好無聊。」他們會看關於飛機、飛行員的小說，可是不會想到單是磚頭和灰泥的飛機場。我那本小說裏一部份的故事發生在空中，但是我覺得在機場本身那些門後，也有可以說說的故事。事實證明我的看法一點也不錯。

我覺得我們所生活的這一個時代裏，有很多不對的地方。可是我却不以為在歷史上有任何一個時代比現在更刺激。我覺得這個時代既刺激又迷人。我從來沒有過打開報紙而找不到六、七個故事的事。

G：你認為我們的小說中很多都缺乏故事性嗎？

H：我認為現在太缺乏了，因為比較起來，說故事的人太少了。我現在看到的書好多都是要改變人思想或說教的東西。我理想中能說故事的作家是毛姆（Somerset Maugham）。他最近好像不很流行了，可是在我看來，等其他一些時髦的作家都被忘懷之後，他還會留傳很久呢。

G：當代作家中你佩服的有那些？

H：我認為赫曼·伍克（

Herman Wouk）也許可算是目前真正有出色文學風格而故事說得最好的一個，他寫的對白真是太精采了。我正在急著等他「戰爭的方向」（*The Winds of War*）續集的出版，這本書好像拖得太久了。

G：你會不會在你的書裏「塞滿」了你自己的政治觀點？

H：不會，我基本上是個保守派，不過我不會在我的作品裏過份強調這些。「錢莊風雲」裏有個叫路易士·狄奧賽的角色，就是保守派，不過我用另外一個叫瑪格·舊肯的極左派的角色取得了平衡，我不是正好同意路易士·狄奧賽的看法，並沒有關係。我寫他這一部份覺得很過癮，可是我書裏還是有別的角色，以示公平。

G：你自己很關心政治嗎？

H：不幸得很，我已經多年沒有投票權了。我是加拿大公民，可是已經多年不住在加拿大。我是巴哈馬羣島的居民，可是在這裏並沒有投票權。

G：你付稅給當地政府呢還是給加拿大？

H：巴哈馬根本沒所得稅這玩意兒。

G：你得付稅給加拿大政府嗎？

H：不要。就我所知，美國是唯一以公民身份而不以居留地所在為基礎收稅的國家。

G：你喜歡住在巴哈馬羣島嗎？

H：我們很愛在巴哈馬的生活。當初來的時候我們只打算住兩年的。那是七年多以前的事了。

G：種族關係處得如何？

H：很好。這裏有獨立的黑人政府。漸漸的有一羣教育程度相當高的黑人當權。我們的生活因此多了一個層面，我們很多朋友都是巴哈馬人，黑人和白人都

G：你剛才稱自己是說故事的人，現在你既然已經有了幾本成功的小說，會不會希望能更爲一般文學雜誌的書評家接受呢？

H：我不敢說是不是真有那麼多人去看那些書評。我剛剛提到赫曼·伍克，他也許是爲兩邊都接受的人。不過我倒不見得想到另一邊去。

我每次寫一本書，都盡量求點進步。我也看其他作家的作品，想要從看我佩服的作家的作品中學到點東西。我只是在盡力而爲。我並不會輕看任何以評論成名的人，那怕他的讀者比起來是

要少多了。我想數字並不能證明什麼，不過能在暢銷書單上佔個第一，是很叫人過癮的。我最欣賞的一件事，就是充裕的財力所帶來的那份個人的自由。

聲名是轉瞬即逝的，我對這點很看得開。我跑得不壞。也想到可能會跌得鼻青臉腫。如果真碰到這樣的結果，也就認了。不過那絕不會是因爲我太不小心的緣故。我不是個懶散的人，也不會抄小路。

我一直運氣很好，有很穩固的家庭生活，這點在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我並不多宣傳，一般說來我總是靜悄悄，不引人注意的來去。

G：最後還有個問題。你對你作品所得到的批評有什麼樣的看法？

H：我是個人，如果有好評

和壞評，我當然要好的。可是從批評中也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就我所知，我從來沒在「紐約時報」上得到過好評，而且那些批評越來越刻薄。我不免會爲這件事而覺得很有意思。不知爲什麼，我在芝加哥却一直得到好評。

幹這一行的總得想到會有捱罵的時候，希望得到好評的就是傻瓜，澆點冷水也許可以消除點虛榮心。

G：評論對銷售會多少有點影響嗎？

H：我不相信會有任何影響。評論只能有助於書的知名度。在過去這麼多年來，我越來越深信書的銷路是靠口碑。

G：在結束訪問之前，你能告訴我們你下一本暢銷書的題材是什麼嗎？

H：不行。